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喻巴蜀檄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焚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

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翰曰檄敕也喻彼使皎然知我情也此周末時楊王令徐公謀甫為威猛之辭以責狄人

之情此檄之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

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

善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
銑曰蠻夷外國之通名擅專也

不討謂不征伐日久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
帝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交臂拱手也屈
膝拜也和
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

五臣作首來享

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人言

語不通北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
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威德則感越
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毛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享爾雅曰享獻也
向曰康居國名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
中國也稽顙首至
地也享亦獻也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

入朝

善曰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

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

良曰閩越南夷國名也相誅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弔問罪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也

夷之君西燹

蒲北切五臣本有捷字

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愆怠

善曰

言君者大之也文穎曰捷為縣論語撰考識曰穿胸儋耳莫不貢職良曰燹捷謂蠻夷名長君效具愆怠

慢也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

善曰呂氏春秋曰聖

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頸舉踵矣論語素王受命識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向風又曰孺悲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向風慕義願為臣妾

翰曰

踵足也喁喁衆口向上之貌

言蠻夷之人皆喁然向
國家風義願為臣妾

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善曰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呂氏春秋曰先王之法為
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濟曰中郎將謂唐蒙

也賓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善曰

張揖曰不然之變也良曰幣帛和戎
之貨也衛護也不然謂不意之變也

靡有兵革之事

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

善曰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翰曰靡無也言

意不許為兵戰之患其辭也發
軍興制謂起軍法誅其渠率也

驚懼子弟憂患

五臣作患

長

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

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

而為轉運非上本意也

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向曰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點征者也自賊殺自相劫奪也

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

燔皆攝

寧牒

弓而馳荷兵而走

善曰張揖曰晝舉烽夜燔燧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

也攝奴頰切

濟曰烽燧者舉火以驚候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

流汗相屬唯恐居後

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

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

善曰編列

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良曰言邊郡之士觸

刃冒矢不轉足者決志陷陣也

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

民也異主哉言與巴蜀人不異主也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

善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

侯 翰曰言能急國家之難故得剖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也珪玉也

位為通侯處列

東第

善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 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

下言為通侯列在天子之下次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

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

善本作列

著而

不減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草野而不辭

也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骸血膏潤草骸古才切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重功臣厚

爵賞故賢人君子用命至死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

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

殺或亡逃抵

誅

善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一日逃亡被誅而抵拒於誅也如淳曰抵

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亡不肯受誅也濟曰抵南夷謂夜郎也抵觸言自為賊殺觸我兵之誅也身

死無名諡為至愚

善曰無名言無善名諡猶號也良曰諡者行之跡言為賊而死故諡為

至愚之人也

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恥及父母也與此境立功之人相去遠也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

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

使

善曰誠信之使也亡者之罪亦父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脩謹又不崇

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言非逃

廉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愚人謂巴蜀之人也

曉喻百姓以發卒之

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

過

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奉幣和戎之事也數

讓皆責也景帝時郡置者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也

方今田時重煩百姓

已親見近縣

善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

濟曰重煩煩擾也言農

時煩擾百姓已親見此相如自謂也近縣近蜀之縣也

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

徧聞檄到亟下縣道

善曰亟急也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

使咸喻陛下之

意無忽

良曰亟急咸皆忽輕也恐山谷之人不徧聞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知非天子之意輕忽也

為袁紹檄豫州

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

善曰魏志曰同翰注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

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

五臣本作相國

守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

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
曰刺史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

銑蓋

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

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

善曰

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

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

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

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

虎噬其左驂馬殺之間占夢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閭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彊暴也弱主二世也趙

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閭樂殺二世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世於此宮也

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幾決事省

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善曰漢書曰張辟彊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

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章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驩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鑒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幾皆專斷於已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痛心也

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

五臣本作融顯

此則大臣立權之

明表也

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

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儀表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周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者亦將為權道以存漢室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宦

綰

徐璜並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

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宦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鸲食人

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向曰曹騰操祖桓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妄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父嵩

乞勾蓋攜養因賊假位與金輦辟輸貨權門善曰魏志曰曹騰養

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勾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

趨走權門為名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勾乞也賊賄賂也興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

官言嵩以車載賄寶以輸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善曰周易曰鼎金鉉

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

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操贅職閹遺醜本無懿五臣德善曰

文選七

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疣贅假肉也贅之銳切疣音尤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宦人也令善也贅喻嵩也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標妙狡鋒協好亂樂禍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

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

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進被殺紹遂勒

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狡捷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向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鷂鳥也言紹督理鷂鳥掃除閹宦也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

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鉞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濟曰續相連

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卓遷獻帝於西京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

英雄弃瑕取用

善曰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以攻卓良曰提攜鼓奮也東夏即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弃瑕釁而取其能者餘

同善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

脾師

五臣謂其鷹犬

之才爪牙可任

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

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 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

謂其有鷹犬才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此操也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

退

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 銑曰傷夷折衄女數

喪師徒

向曰夷殺切縮也師徒衆也

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

表行東郡太守

善本無太守字

領兗州刺史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

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

兗州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旅

而紹專以精兵脩輯之而又被以虎文獎賊子威柄善

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

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

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賊成也言獎成其威柄

也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冀獲秦師一剋之

虎文者乃紹蓋勸賊以成威福之柄

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秦師穆

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

不以為罪者亦善曰謝承

冀操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後漢書曰

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忒惡也銑曰割剥元元殘賢害善善曰太公金跋扈謂掘強也肆縱忒惡也割剥元元殘賢害善賈曰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害

善向曰割剥殘害也元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元謂衆人也殘害殺戮也

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

灰滅之咎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

為兖州邊讓言議讓頗侵於操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

奮臂舉州同聲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

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良曰林言多故躬破於徐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

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顧蹈據無所

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糧少引軍

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翰曰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貌蹈踐據幕府惟五臣彊翰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依也言無所依踐也

人之黨

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賢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翰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

氏傳曰國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翰曰翰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

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故不成呂布之強也

衆奔沮

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曰諸

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漢書曰膠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向曰援引擲貫金鉏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

布破之軍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衆奔壞也

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

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

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刺史也無德於兗土之人謂己舉操為兗州而操害賢善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後會鸞**

駕反旆羣虜寇攻善曰都長安後韓還以天子還雄陽良曰驚駕天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

天子都長安後楊奉韓還以天子還洛陽也羣虜則董卓韓還也冠盜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

遑離局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斂其衆攻紹禮記

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翰曰時公孫瓚出軍屯槃阿
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衆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鄧
邊邑也還服也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

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

善曰魏志曰天子還雒陽太祖

遂至雒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 銑曰
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
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

臺專制朝政

善曰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

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

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

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濟曰由心不論勲賢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

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也

羣談者受顯誅腹議

者蒙隱戮

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頗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

非之法也良曰羣談謂議朝政者腹議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

百寮鉗口

道路以目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察官也鉗閉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道路之人但

以目相視而已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貢品而已

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

時見曰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貢品

故太尉楊

五臣作揚

彪典歷二司享國

極位操因緣眦

解

睚

解

被以非罪榜楚

楚榜

五臣作

參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

善曰漢書曰王莽誅翟義

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

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

司徒故云庶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瞋目兇楚橫榜笞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備具也忒惡也言用兼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又議郎

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

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

濟曰迷惑杜塞擅專

也言操將惑明時絕忠諫故立即殺彥不得待奏報聞徹天子也

又梁孝王先帝母昆

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

胡寡

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

善曰

裸作縣漢書曰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

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

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

葬者松柏以識其墳良曰言帝弟瑩樹猶合恭敬況

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

發梁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操又特

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

五臣作隳

突無骸不露

翰曰

墮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

身處三

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
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

慘荷

善作

科方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

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

五臣作人

帝都有吁嗟

之怨

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

吁嗟

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

人鬼謂殺志賢露骸骨也荷煩慘毒罾網也繳繫縲箭

上以射鳥穽亦坑也可以捕獸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

手動足皆陷刑網充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歎聲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

姦未及整訓

善曰鄭立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

酷烈猶毒害也詰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

加緒含容

五臣作費冀可彌縫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

日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善曰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

羊舌氏乎良曰言操之野心乃欲摧撓女棟梁孤弱

漢室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翰曰摧折

謂除其輔佐也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征公孫瓚善曰

曰公孫瓚字伯奎董卓至洛陽遣瓚奮武將軍封薊侯

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

之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疆

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

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

夷

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向曰強寇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內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目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故使鋒芒

五臣作茫

挫縮厥

圖不果

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推也言發露操不果成其謀也耳

五臣作爾

乃大軍過蕩

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

山谷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濟曰大軍紹自謂也

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
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太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
種也束手謂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
犬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畏滅亡沒
於山谷之中也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

固

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
軍官渡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

太倉

翰曰震懼驚懼兒通竄遁逃屯聚據依也敖倉
地名中有太倉俯臨黃河言操懼紹依北地以為固也

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善曰莊子蓬伯玉謂顏闔
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

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銑曰螳螂蟲也前有

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當大車

之轍亦猶操

之拒紹軍也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

善曰班孟堅與
陳文通書曰奉國

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
衡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向曰折摧衡突也宇宙謂四

方上 下也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 五臣 騁良
材

弓勁弩之勢 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
右搏彤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

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
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

弩皆從韓出濟曰戟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十羣言多
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也聘縱良善勁強也

言紹士卒之盛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 他荅反 善
以威操曲部也

紹出長子諱為青州外甥高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
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青縣尚書曰

浮于濟漯達于河 良曰越 大軍汎黃河而角 五臣 其
逾也涉渡也濟漯二水名 作揃

前荊州下宛葉而倚

居蟻

其後

善曰左氏傳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

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倚戾足也

輸曰汎濟捕觸也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

相結宛葉二縣名倚擊也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

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

銑曰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也

若舉炎火以燭飛蓬覆滄海

以沃燹炭有何不

五臣有消字

滅者哉

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延寤兮若縱火於

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海而溉焚火其克必矣聲類曰燹燒也說文曰燹火飛也向

曰燹燒沃灌也燹火飛也舉炎盛之火而燒枯蓬傾海水以灌飛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

曠思歸流涕北顧

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

部曲之

兵也怨別曠久也言皆怨別曠之久而北顧思歸也

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

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

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

解不俟血刃

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

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揚字稚

叔雲中人也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

布張揚將楊醜殺揚以應太祖揚將駐固殺醜將其衆

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尚書曰父師曰

召敵讎弗怠廣雅曰微幡也微與揮古通用漢書徐樂

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

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
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
謂瓦解孫卿子曰齊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
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良曰張揚與呂
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揚將救之其將楊醜殺張揚以應
曹操楊醜之將眭固又殺醜欲以衆北合袁紹操遣史
渙破之盡收其衆覆敗也張揚之衆皆敗亡權勢無如
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
祖往也紹言若我迴旗方往登高山擊鼓吹角舉白幡
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
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俟待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

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晏子

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廢也一介謂輕微

也言漢室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方畿

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土獵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

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

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搨

斂憑依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

又操持

五臣部曲精

兵七百

五臣有

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

逆之萌因斯而作

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患切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

也逆而奪取曰篡

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列

五臣士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

善曰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

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操又矯命稱制遣

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

善曰

漢書以旅為助良曰矯誣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強寇賊而弱天子也如此則違衆人以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曰助叛逆也

幽并青冀四州並進

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

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

書到荊州便勒見

胡兵與建忠

將軍協同聲勢

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達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

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

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

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

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非常謂立大功

也著明也

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

音脾

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

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

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王使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偏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

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

書令 翰曰子發檄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獨稱者以官高也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

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善曰左氏傳閔子馬之辭

銑曰孫權吳主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異門但人心所招也

夫見機

五臣作幾

而不處

凶危上聖之明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

不處凶危之地

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善曰漢書曰江充因變制

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能通是智者之

思慮也

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

善無下字

愚之蔽也

良曰漬浸荒廢也沈

謂醉冥也言漸浸廢置不思迴復是下愚之蔽也

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與必慮衰安必思危

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

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危亡二者之量不

亦殊

五臣作異乎

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

孫權小子未

辨菽麥

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向曰菽豆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

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滂簡墨

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

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

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 譬猶鰈口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足濟刑書也

顧行吠主

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鰈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

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田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良曰鰈卵鳥子也翰羽也陸梁

跳躍貌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放縱還視以謂吠其主不從皇化也戰國策曰跖之吠可使吠堯也謂

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

已在網目罽鑊之魚期於消爛也

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

言我國家張在天網而權已在網目之中也 罽炊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

若使水而

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

善曰尚書帝曰咨禹

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

銑曰同善注言

此者欲以摧折山水之固也

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

五臣本有也字

善曰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

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

刊除也朝鮮國叛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

已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

謂彊矣

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

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樓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

及其抗衡

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

滅身罄越

五臣作六

軍

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

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

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良曰同善注屠壞罄盡也及吳

王濞

補秘

驕恣屈

堀

強猖

昌

猾

刮

始亂

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

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貌猖猾狂狡貌始亂謂為亂首也自以兵彊國富勢陵

京城太尉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

善曰漢書

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王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

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 銑曰太尉周亞夫也甫始也榮陽郡名潯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泮泮言破敗之甚也解泮皆破也 潯之罵言未絕於口而

丹徒之刃已陷其胃

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

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鉞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胃矣給音殆 向曰罵惡言也潯敗後與麾下將士七千人夜亡走丹徒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誑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鉞殺之何則天威不可當而

五臣無而字

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

濟曰悖亂也言夫差與潯皆為

亂逆而誅不足恃也

自董卓作亂以迄於

五臣作于

今將三十載其間

豪傑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

善曰二袁表紹表術也魏

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良曰迄至也豪傑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踞止也以比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驍將故云勇也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

善無者字

十有

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

善曰淮南子曰鸚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

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鸚驚鳥狼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然皆伏鈇嬰鉞首

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子遺

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

子遺鈇曰鈇槌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從槌斧之誅如火燒燎原草無有餘遺也子餘也

近者關

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

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

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續次也阻

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

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善曰魏志曰公

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戰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

度乘銳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
行濟曰二華太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
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謂無敵矣而曹公計之如
順風縱其盛火大兵未及鼓怒而賊已破亡也傳曰時
唯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大戎兵也

伏尸千

五臣作屍十

萬流血漂櫓

魯

此皆

天下所共知也

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雎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論曰伏尸

百萬流血漂櫓

良曰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

韓約馬超逋逸逆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

善曰魏志曰公斬宜成遂

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

翰曰逋竄逸失逆散也鳴吠

循叛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

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

伐吳者為伐韓約馬超也

相救並為脣齒

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

建涼州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脣齒相副焉

又鎮南將

命

軍張魯負固不恭

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

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向曰負倚也倚巴

漢之固不恭帝命

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旅旆

善曰魏志曰建

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

乃還師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誅也觀復整六

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濟曰致天下誅謂奉

帝命討罪也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旂

五臣作旌

首萬里

善曰魏志曰韓

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

旂麾魏志曰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扼罕夏侯淵

討之屠抱罕新建涼州良曰偏將謂夏侯淵也涉渡

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旌表也首謂建約

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

前驅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

氏王竇茂恃險不服攻屠之翰曰散關關名同

善注自是氐羌侯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也進臨漢中則陽平

五臣作平陽不守

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

公遣高祚垂險夜襲大破之銑曰平陽關名曹公討

張魯大破之故云不守也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巴中

懷恩悔過委質還降

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上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因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向曰十萬之師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通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曹公遣人慰喻盡家屬出降也巴夷王朴胡賓琮邑侯杜濩胡郭各帥種

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

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

賓皆地名朴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

西海兵不鈍鋒

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

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挂一兵之鋒鈍與頓
同良曰鉦鈍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
伐蜀利盡西海兵

不鈍鋒言不用也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

徒人力所能立也

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靈而服羣叛也

聖朝寬仁覆

載允信允文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

允武昭假列祖
銳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著誠信於文德

大啓爵命以

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

之邑

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示

也見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以下十有餘人百

姓安堵四民反業

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

石民

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師也皆為列國侯將軍以

下節給小官千餘人堵牆也安於堵牆不失家業也四

民士農工

而建約之

五臣屬皆為鯨鯢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

商反還也

伐不敬取其鯨鯢封之以為大戮

超之妻孥焚首金

良曰支屬謂親黨也鯨鯢謂大戮也

城

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

父母嬰

孩覆尸許市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

非國家鍾禍

五臣

於彼降福

五臣

於此也逆順之分不

得不然

善曰漢書洎勲曰甚諄逆順之理良曰鍾

夫

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從也

驚

善作擊

鳥之擊

善本無之擊字

先高攫

俱縛

驚之勢也牧野之威

孟津之退也

五臣本無也字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

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

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濟曰攬執也言驚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

野地名紂率衆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今者枳棘翦

扞

五臣作刊

戎夏以清

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

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刊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萬里肅齊六

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

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兵也百萬言多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

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獫狁

蒲墨反

善曰魏志曰建安

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

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漢書曰匈奴北服

丁今也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

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銳曰並戎狄號也

席卷自壽春而南

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

向曰

也壽春邑名言如霹靂

霹靂也奮振也席卷謂盡發其兵

之急自壽春入伐吳也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

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搃

尼據庸蜀

善曰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

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

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搃捉也

江夏襄陽諸軍

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善曰漢書曰東

越反比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

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

梟夷

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

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

翰曰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憝惡也

梟夷謂誅滅也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

善曰楊雄

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親黨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

獲而患之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

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

善曰

新序趙良謂高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戮為後也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領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

廬江太守劉勲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

術病死廬江太守劉勲率眾降封為列侯

濟曰術病死勲舉眾降封為列侯也

呂布作亂師

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

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雁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

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
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衆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
成小吏不知，還討睦固、薛洪、樛音流五臣作樛尚開城就化。善

其所賞也。

魏志曰：睦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

渡河擊之。固使張揚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樛尚留守。

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

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為列侯。樛音留，翰曰：睦

固將屬袁紹，留薛洪、樛尚留守。射犬曹公擊破固，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為列侯。官度

五臣之役，則張郃、高烏舉事立功。

善曰：魏志曰：公擊浮于瓊，留曹洪守。

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與蓋有二名。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于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後討袁尚，則五臣有都公。今此言高與當有二名也。

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

降

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遁保岐山追擊

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向曰曹公圍袁尚尚懼使陳琳陰夔請降公許之尚夜遁保祁山其特馬延

郭昭臨陣降而衆大潰也

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

善曰魏志曰尚

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曰蘇游表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公追譚至洹水而游

逆審配兄子開門入兵

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

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良曰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

鄴東門納操軍士以降也

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

縣來服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

翰曰焦觸疾

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

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

仁悉與丞相參圖書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

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善曰西京賦曰天啓其心

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銑曰凡此之輩謂揔括前降服之類也剋亂曰果圖謀芟除

塞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破也

審邪正之津明可

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

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

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

善曰荅客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誓言量也

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耳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皆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若夫說誘甘言懷

寶小惠

善曰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

之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燹

五臣作煙

俱滅者亦

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良曰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

言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

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

當禦雷霆難以冀矣

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

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圓合肥同善注言當時小軍猶且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冀幸矣夫

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

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

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

憲字孝章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

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徒輔
置東吳 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孝章

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權兄 賊義殘仁莫
同善注徒輔置東今言殺者蓋欲非之

斯為甚

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
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其君也 向曰賊殘 乃神靈之
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

逋罪下民

五臣作人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

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

善曰尚書曰伊尹
去毫適夏既醜有

夏復歸于毫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
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
之 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逋亡罪人百姓怨
讎而為人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

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憾吳羣臣也

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

也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

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五

博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

保乂子孫

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

翰

也載籍國史也膺當乂養也言先

臣舊德當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

而周盛門戶無辜被

作受

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

虞仲翔各紹堂構能

五臣

負析薪

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

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
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銑曰周秦明盛
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
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禁叔
英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
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及

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

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

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通人

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大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也
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仕漢朝當報漢德而名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
而並見驅逐

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

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濟曰迫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爵羅

賢聖

五臣作聖賢

之德也

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

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去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羅網也鸛寧鳩決之鳥巢於

葦若若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善曰韓詩曰鸛鵒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鸛鵒鸛鵒鳥

名也鸛鵒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數之葦蒿風至蒿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鸛鵒鸛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鸛鵒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若若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若

與薦同翰曰鷦鷯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降於漢是同鷦鷯之危也
茗草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茗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

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

賞以待非常之功

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銑曰諸賢

謂權族及將校等曠蕩寬大貌一人謂權也忌忌也言聖朝但擬誅權不忌衆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乃

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免乎若能翻然大舉建

立元勲以應

五臣作膺

顯祿福之上也

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

翻然迴飛貌大舉謂殺主而降也元大勲如其未能善曰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

未能如

上之計 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

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

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

濟曰竿計量度也大小謂

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

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

足則猛虎絕其蹠

音煩

善曰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

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

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

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

絆也 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蹠足也猛虎著絆則怒

絕蹠而去 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

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

角間齊王曰蝮蛇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

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
音釋 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

及身而死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五臣無其所弃者輕若

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

也言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累閻大雅之所保背先賢

之去就善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向曰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闡

背此忽朝陽之安甘折菰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

兵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濟曰忽暗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

岡言鳳所棲也謂暗上鳴高岡之安樂巢葦菰之危日
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咸見

屠戮也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良曰已

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

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

思至言如詔

五臣本作詔如

律令

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級也如左謂列

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

檄蜀文

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劔閣距會會移檄

檄蜀將吏

鍾士季

翰曰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繇之少子也少敏惠夙成為祕書郎遷

鎮西將軍與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劔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人後平蜀為司徒謀反

於蜀為衆
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銑曰祚福也分

崩謂離散也幾近泯盡也言人命近於盡滅也

我太

五臣無我字

祖武皇帝神武聖

哲撥亂反正

善曰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

乎春秋向曰太祖魏武也哲智撥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正也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善曰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濟曰拯濟墜落造成也區夏中國也

高祖文皇帝應天

順民受命踐阼

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禮記曰成

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踐阼而治良曰言文帝受天明命踐天子之福謂受禪於漢也烈祖明皇

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

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

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翰曰烈盛奕重也文帝既明而烈祖又明故曰重光恢拓洪皆大也言廣大其德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善曰

毛詩序曰國異政家殊俗銑曰江率土齊民未蒙王

化善曰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言平人也向曰齊民

謂無貴賤而齊等之民也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善曰

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濟曰三祖謂太祖今主上聖

高祖烈祖也言三祖眷蜀人有遺言令討之

德欽明紹隆前緒

善曰主上則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勛欽明良曰紹繼緒業也言有聖

明之德而繼先人

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

善曰左氏傳史克對

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曰宰輔謂司馬文王也允信也言有明信之德也劬勤

也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國家也

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敎通於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銑曰協令也萬邦百蠻

悼

言向化者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砮也

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善曰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

民向曰悼傷愍痛也言傷痛巴蜀百姓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也

是以命授六師龔

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

善曰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

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授師與將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出駱谷二道合成五道也

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

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善曰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

古者五帝三王以來也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翰曰以仁謂不尚殘殺也故動不為己曰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而來也

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善曰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舜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翰

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克舜乃脩文德舞干戚七旬而有苗服干楯戚鉞也 周武有散財發

廩表問之義

善曰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翰曰武王伐殷發廩粟府財

以賑貧乏表飾賢人閭里以存其義

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善曰尚書禹曰

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向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檄當時蓋託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令也統理也戎車兵車也 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

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伐之備有文告之辭太公金匱曰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 濟曰弘大也元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善曰毛詩曰告之話言良曰降則

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益州先主以命世

英才興兵新

五臣作朔

野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

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

善曰蜀志曰先主姓

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翰曰先主謂劉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歸曹公以為豫州牧後背曹公歸袁紹故云困躋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也興盛大好謂領豫州也中謂中間也言初與我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同而中間更背違是弃同即異也

姜伯約屢出隴右

善曰蜀志曰姜維字伯約銑曰規圖也隴右地名

勞動我邊

境侵擾我氐羌

向曰邊境謂諸葛入秦氐羌天水夷名也擾亂也

方國家多故

未遑脩九伐之征也

善曰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

外則擅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今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也濟曰故事遑暇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違之時當國事多事不暇脩九伐之道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遇將誅之意也餘同善注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五臣

兵一向

善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

兵之力一向致蜀也

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

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

善曰魏志曰姜維趣上却

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北陽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上書曰王尊厲北奔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幟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鞀之音婉而鳴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
翰曰天下之師謂前五道並入者也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之所也沮壞也堂堂威見言以
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壞傷之兵不可敵我全盛之陣

征夫勤瘁

萃

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

善曰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銑曰比近也無寧歲謂不安也勤勞瘁病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言以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吏也親見見

事宜

蜀侯見禽

五臣作擒

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善曰史記曰秦惠文

王八年張儀復相伐蜀滅之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時為導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險眾附遂自立為天子十二年光武遣吳漢攻述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隔馬左右與入城其夜死明旦述將延岑舉軍來降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向曰秦惠王伐蜀而殺蜀侯擒獲也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漢伐滅之授首謂就戮也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

所備聞也

五臣本無也字州之險也是非一姓

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九

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備聞謂愍聞蜀侯公孫述之險也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

福於未萌

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福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良曰形見規圖也萌初生也

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

善曰毛詩序曰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尉 翰曰微子紂兄去紂歸周封於宋受命朝見故謂之賓陳平背項羽而歸漢祖立功於漢封曲逆侯

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

善曰左氏傳管敬仲

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 銑曰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鴆毒懷爵祿而不為變通哉鴆毒殺人 之藥喻蜀也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

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

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 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恕猶捨也言以恩惠為先以誅伐為後

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

善曰吳志曰孫

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蒙據胤皆壹之妹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衆歸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寵榮秩祿也殊異謂異於常人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

咨困偏禽

五臣作擒

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

事

善曰魏志曰文欽字仲若曹爽之邑人也與毋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

子鶩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鶩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園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良曰文欽同善注咨生擒

拜安遠將軍叛主謂背魏也戎首謂為將伐魏也困偏謂咨見擒也豫聞國事謂為將軍也

壹等窮

跽歸命猶加上寵況已蜀賢智見機

五臣作幾

而作

五臣作往

者

哉

善曰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窮迫歸命尚加寵命況已蜀父老哉言寵命過也

翰曰言孫壹唐咨

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

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

畝市不廻肆

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

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銑曰措投軌迹也古人謂

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也言

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

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

五臣本作歟 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 向曰卵鳥卵也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卵之危降則美也 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 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濟曰破敗之後善惡迷惑也不反謂不降也玉石俱碎謂縱兵俱見屠戮也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

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

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良注同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善曰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翰注同茂

威武紛紜湛

沈

恩汪濊

烏

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

善曰韋昭

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汪烏黃切濊烏外切銑曰紛紜盛貌湛厚汪廣濊深也羣生百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貌方外遠方也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

上

靡因朝冉從駝

蒙

定笮

鑿

存邛

善曰

服虔曰冉

駝笮邛皆蜀郡

西部也應劭曰蜀郡岷江本冉駝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笮今為笮縣皆屬越雋

向曰使自謂也流行攘

却風教罔無也披靡從化貌一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

略斯榆舉苞蒲

五臣本無此

二句

善曰

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命本命
國名也服虔曰苞蒲夷之種也
結軌還轅東鄉向將

報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
也濟曰軌車也還轅謂將還車以報命
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

曰蓋聞五臣本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
受羈縻也良曰搢紳謂衣冠也先生有德之稱儼然

恭肅兒畢竟牧養也羈縻謂似以繩
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
今罷皮三郡之士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

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

累也竊為左右患之

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瞻足也言通夜郎未竟今又續西夷之

事恐百姓力屈不能終其事業亦使者罪累也左右待者也相戒之辭也且夫邛笮西夷之

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

五臣本作也字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舜

歷年多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善曰不可猶不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弃之也銑曰

言西夷與中國並也其來久而不可記然前王後帝強

者不并仁者不懷意者耆老自言也殆近也不可乎謂不可用也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善曰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

所謂向曰附近也言割中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耆老自謂也固陋謙詞也所謂所說也使

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

也

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社之人也
曰使者對父老也安謂此乎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椎髻

濟

左社若如父老
言則不當變易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

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

其略

善曰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
粗猶略也徂古切良曰惡聞若說謂父老說也

斯此也此事謂夜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
相如自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之

謂下
事也

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

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

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善曰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翰曰非常人聖人也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及臻厥成天下晏如

也銑曰臻至也及至其成則天下衆人皆安之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

善曰張揖曰濫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濫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為濫今為衍非也向曰洪大也言

昔者大水沸出堯時也汜濫衍溢大水貌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

氏五臣無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五臣作澌沈

澹災善曰張揖曰疏通也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澌

字書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

灑所宜切 濟曰移徙崎嶇為避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漸盡也澹水搖動兒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

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尸無胈

薄膚不生毛 善曰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腋身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胝

躡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昔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胈脛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 良曰永長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之時非獨百姓禹亦勞也慮謀腠皮胝繭也腋股上小毛也言艱苦 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至使皮膚累繭而不生毛也

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 音渥五 臣作齷齪

拘文牽俗

善曰應劭曰喔蹠急促之兒也喔音握

翰

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

為萬世規

善曰鄧展子曰字詰云吟今宏字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銑曰言賢君豈脩誦

古書傳派舊法取當世悅情而已哉言不如此也向曰崇高閑大統紀規法也言將高論大議創業垂統為

萬世法也故馳騫乎蕪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

善曰己比德於

地是貳地也地與己并天是三也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一能

合於地故云貳地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

善曰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良曰普徧也

是以六合之內八

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

之

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之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不需德澤者則我君之恥也

今

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

銑曰封疆之內謂國

內嘉善祉福靡無也

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

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

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向曰

遼遠也加被也言遠國政教未被而王之流風尚自微薄也流風謂流化人之風也

內之則善有時字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

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

臣五

作鄉而怨

善曰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音向老弱係虜於道路濟曰內謂通其朝獻也

外謂隔絕不通也放逐辜罪也係縲謂束縛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為奴僕所以號泣向

中國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

今獨曷為遺已

五臣作否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

善曰孟子曰湯

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良曰至仁謂天子也洋溢善編靡無曷何遺弃也已謂上號泣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為弃我也舉足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而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

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

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善曰論語比考識曰賜風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

論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狠惡人也言狠惡之人見係縲者猶且垂淚況天子能
止而不伐乎胡匈奴也誚責勁強也四面四夷也風德
謂賜能言語之人使以德喻諷二方即胡越之君因其
討責如魚鱗之相

故乃關沫

昧

若徵

叫牂

牂

善曰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

蜀西徵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徵外出旄牛入江張揖
曰徵寨也以木柵水為夷狄之界向曰沫若蜀西水

名牂牁遠郡名
關門徵道也

鏤靈山梁孫原

善曰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嵩郡孫

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
橋梁濟曰鏤靈山言鑿山金華縣鏤之者以紀功也

孫水名原本也梁
謂作橋於上也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

施遠撫長駕

善曰長駕謂所駕者遠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化之垂仁義以理

之將廣大恩信以撫御之使疏逖不閉智晦爽闇昧得耀乎光明善曰

韋昭曰智梅憤切言疏逖之國不被壅閉智爽闇昧復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翰曰疏逖遠也智爽未明也言天子德化遠及幽國使通不開如暝昧之闇光明之曜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善曰說文曰禔安也銑曰偃息也此國

家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無外內也禔安康樂也夫拯民五臣作人於沈溺奉至

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五臣

作善曰陵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
急務也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

向曰休美也陵夷謂政教隳毀也周家典禮遭
秦焚之漢滅秦而復脩理故云繼周氏絕業也百姓雖

勞又惡烏可以已乎哉濟曰惡何已止也且夫王者固未有不

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善曰毛詩序曰始於憂勤

征伐也言王者皆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
征伐而後逸樂也
翰曰言受

於此方將增太五臣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五臣

鑾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善曰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

銑曰王者太平則封增太山禪梁父鑾鈴也頌雅頌也
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美下可升三王之上登升

也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聊廓告郭

切之字

五臣本無之字字

而羅者猶視乎

善本無乎字

數澤悲夫

善曰

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向曰旨美也鷦鷯大鳥也寥寥廓空也羅者喻大夫先生等也言君之道德已流行深遠而大夫猶視數澤悲夫謂悲其不知於德化也於是諸大夫

芒

五臣本作茫

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

濟曰茫然不自得之兒言諸大

夫聞天子之德思欲陳之事皆喪失也

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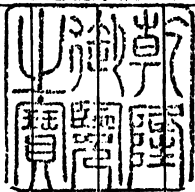
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

退

五臣本作避夏乃遷延而退

善曰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良曰喟然歎美之辭也鄙人大夫

自謙也顧聞討西夷之事也請以身先謂欲以身
先士卒也敵固驚視貌虛徙移足貌遷延却退貌



文選卷四十四